

## 南京·百岁校园

这些中小学校坐落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有的大名鼎鼎,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也许是你的母校,有的也许你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要或者已经有100岁了。从本期起,我们陆续推出“百岁校园”系列,带你走进一所所洋溢着书香的百年校园。在那里,一首熟悉的校歌,一个熟悉的人名,一段不为人知的事情……或许都能把渐行渐远的童年拉回到你面前。



南京沦陷时,汉口路小学成为难民收容所 资料图片

# 汉口路小学 拉贝日记中的难民避风港

汉口路小学位于与南京大学一墙之隔的汉口路59号,一座精致的校门,走进去一眼看到的是一座青灰色的L形两层小楼。小楼年纪可不小,早在1935年1月,学校的毕业合影上就有了它的倩影。合影摄于小楼前的空地上,第一排坐着的是老师,男老师穿厚厚的中式长棉袄,女老师穿旗袍外加大衣;学生们个个垂手挺胸,仰着稚气的小脸规规矩矩在老师身后站成三排;二楼的走廊上,不经意探出几个看热闹的脑袋。

盯着照片,旧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座有着80年历史的学校,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1933年

## 鼓楼岗旁建起新式小学堂 “两新一旧”的校歌很时髦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当时的汉口路8号-10号,诞生了一座新学校——南京市汉口路中心国民学校。由于年代久远,学校建校之初的资料,今天已经很难寻觅。不过,几年前,经过学校多方努力,还是找到了一些老资料,断断续续勾勒出一所民国小学的模样。

1933年,这所学校的校长名叫黄汝昌,那时共有14个教学班,30名教员,600多名学生,是南京为数较少的成立早、规模大的公立学校之一。校长黄汝昌是位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他为学校选定的校歌,即使在今天看来,歌词也算得上时髦:“巍巍紫金山,峨峨鼓楼岗,我们的乐园在汉口路旁。同学相友爱,老师多慈祥,桃李春风聚一堂,新文化我们要开展,新技术我们要培养,旧道德我们要发扬,要把体格锻炼坚强。”

1935年1月,学校迎来了它的第一届高初级毕业生。学校特地选天气晴好的日子,通知学生和老师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后,学校每年冬夏两季都有学生毕业,从1935年1月的第一届,到1937年

7月共六届。每届学生都在L形两层小楼前留下了他们的影像。

这些陈旧的照片,也见证了学校那几年的发展:最初,小楼前几乎是光秃秃一片;后来,同样的位置种上了植物,为了防止孩子们踩踏,植物四周还搭起了木栅栏;再后来,植物长高了,比第一排的孩子还要高些。

植物在长高,学生们的数量也在增多,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小脸上绽放着光芒,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然而,宁静和美好,在送走第六届毕业生的那个夏天戛然而止。



1935年1月高初级毕业合影(上图)中做背景的L形两层小楼,今天依然在汉中路小学校园内(下图)



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 摄影 翻拍

1937年

## 拉贝日记中的汉口路小学 成为1500名难民的避风港

1937年9月起,日军的轰炸机频繁活动在南京上空。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沦陷前夕,汉口路中心国民学校的师生被遣散。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外国人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划定了一个安全区,以备外国人和难民避难。

汉口路小学所在的位置,正位于安全区内。南京沦陷后,闯入城内的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为了求生,大批手无寸铁的难民涌入安全区。安全区内设置了多所难民收容所,汉口路中心国民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然

而,根据《拉贝日记》的记载,所谓的安全区,其实并不安全。

12月22日,4名带着刺刀的日本士兵闯进了学校难民收容所索要香烟。难民立即进行了一次小型捐款,买了7听香烟给他们。难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士兵威胁要焚烧这栋房子。后来又来了3名带枪的日本士兵索要酒,有人给他们买了两大壶酒,4名难民按照士兵们的命令把酒抬走了。还有3名日本士兵偷了3辆自行车并让3名难民把它们运走,最终只有一名难民事后返回……

12月23日下午3时,两名日本兵闯进学校难民收容所进行抢掠,期间他们遇到了一个姓黄的女孩子,把她强奸了。同天晚上,另外一个日本兵强奸了另一个女孩子。晚上7时,又闯进3名日本兵,强奸了两名年轻的姑娘,其中一名才13岁……

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地方,难民还是更愿意选择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汉口路小学的难民,一度达到1500人。一位叫郑大成的人,担任这里的难民收容所所长。在他的悉心管理和照料下,此处难民所里的人过得相对安全。

1947年

## 老校友自传还原母校旧貌 老师很文明,学生都爱抖嗡

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自重庆回迁南京,司法院也回迁到了中山路上。司法院与汉口路小学之间仅隔了一个金陵大学,司法界的孩子大多就近进入汉口路小学。

1947年初,12岁的魏仲林因为来南京投奔在司法院工作的父亲插班进入汉口路小学六年级。他在自传中说,学校的老师很文明,没有体罚,学生佩戴蓝底红字三角金属校徽,“学校很大,二层教学楼两座,办公楼一座,师生两千余人。城市风气开化,这里女老师、

女学生很多。男女生同桌……”

当时的汉口路小学,很流行抖嗡,课间休息,校园一片“嗡”声。看着别人抖嗡,生性腼腆的魏仲林只有羡慕的份儿。有一次一个同学托他保管一个“嗡”一周,他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抖嗡。而那时的特色课是美术和劳作。毕业的时候,学生们平时学到的技能派上了用场,大家纷纷自制彩页纪念册,在册页上互相题写“鹏程万里”“努力奋斗”等美好祝愿。还有人自制贺卡互赠。

1946年

## 荒芜八年的学校迎来新学生 还办起了社会“扫盲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汉口路小学复校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当年11月,学校迎来了新的校长。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时年37岁的姚文虎校长是位资历较深的老教师。他曾在1933年-1934年间担任南京市立浦口小学的总务主任;后来,他调到南京市立丰富路简小担任校长;1937年10月,日军从上海逼近南京,许多市立小学的师生被遣散,姚文虎随之失业。直到1945年11月,他才被委任为汉口路中心国民学校的校长。

到了1946年,学校开始复课。此时,汉口路的门牌号已重

新勘验,学校改为62-63号。新校长上任,面对这所荒芜了整整八年的学校,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

一份由姚文虎呈送给南京市社会局的函件显示,学校原先的范围“东面与金大为界,南邻赵家花园,东北面为宋姓池塘,西面与李姓地界接壤”,然而,历经八年沦陷,学校周围西侧的界墙早已荡然无存,与周围的民居混为一体,学校东北面由于池塘坍塌失去界限,也已被人侵占。

学校不仅要修整校园,还格外注重提高学生们的成绩。当时有条件就读汉口路小学的学生,大多数家庭条件都不错。不过,

虽然生源好,但在混乱的8年沦陷期间,学生们的学业被耽误不少。一份1946年二年级上学期的成绩单显示,学号31-60的30位学生,两门国语的平均成绩分别是47分和52分,数学更低得离谱,最高分只有44分。这30位学生中,5位来自大学教授家庭,8位来自军官家庭,其他分别来自农民、商人、小工、无业者等家庭类型。

学校一方面要提高在校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还领受了新任务——社会扫盲。例如1948年春季,学校就接受了对94位社会学员的扫盲任务。这些学员的课程安排在下午5点30分到7点40分,主要开设国语和常识课。

1956年

## 老教师记忆中的汉口路小学 郊游、篝火晚会,一个都不能少

1949年4月,南京解放。1949年11月15日,汉口路小学被接管。1956年,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的女儿张锦进入汉口路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对那段美好的岁月,张锦和她的学生们记忆犹新。

当时,每年春秋两季,张锦都会带着学生们去郊游:“高年级的孩子,就去中山陵、雨花台;低年级的孩子,就去近一点儿的玄武湖、莫愁湖。”有一次,张锦带着学生们去了栖霞山露营野餐,“郊游结束,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回来。走到半路,小家伙们走不动了。就在这时候,看到一辆部队的大卡

车,孩子们赶紧有礼貌地拦车,小嘴巴一声一个叔叔叫得亲切。那解放军同志让我们都上了车,不过事先打招呼,这可是拉过猪的车子。”虽然身上沾了不少猪粪,鼻子里也满是猪粪味,不过,郊游的快乐却一点不打折。

除了郊游,张锦还会带着孩子们在校园的操场上搞篝火晚会,那些跳动的火苗,永久地刻在学生们的心中。如今张锦已经82岁,逢年过节,她教过的学生常结伴来探望老师。她最大的学生,也已经有60多岁。师生执手相谈,汉口路小学的往昔岁月温情无限。